

補續全蜀藝文志

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之三十九

黃岡杜應芳

景陵胡承詔

裁訂

墓碑

賈司倉墓誌銘

唐蘇絳

公諱島字浪仙范陽人也自周康王封少子建侯于賈因而氏焉誼則大漢大傳寅則晉尚書由是徽音流遠祖宗官爵顧未研詳中多高蹈不仕公展其長材間氣超卓挺生六經有氏無不該覽妙之尤者屬

思五言孤絕之句記在人口穿楊未中遽羅誹謗解
褐受遂州長江主簿三年在任卷不失手秩滿遷普
州司倉叅軍諸侯待之以賓禮未嘗評人之是非手
帶自清冥搜至理悟浮幻之莫實信無生之可求知
矣哉又工筆法得鍾張之奧所著文稿不以新句綺
靡爲意淡然躡陶謝之蹤片雲獨鶴高步塵表長
裁賦事略同焉攸望遭時來紫泥必降優游華省遊
泳清塗噫脩短定期數豈能越會昌癸亥歲七月二
十八日終于郡官舍春秋六十有四嗚呼及未泱旬

又轉授普州司戶參軍除命雖來於公何有痛而無
子夫人劉氏承公遺志身以明年甲子三月十七日
唐子塋于普南安泉山慮陵谷變遷刊石紀時絳忝
公知己見命爲誌詞仍爲之銘曰猗歟賈君天縱可
文名高天下鶴不在雲蚤振聲光高步出群今則已
矣馨若蘭薰

蘇明允哀辭

宋曾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
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

既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
析理引物託論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
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
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
如是以余之所言以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
每於其窮達得喪憂嘆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
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
之於此於應接酢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
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子軾轍

復去蜀遊京師令衆知政事歐陽公脩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嘆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于海隅瘖微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
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大常禮書而
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時
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
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

間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有集二十卷行
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
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
世明允爲人聰明辯智遇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爲策
謀務一出已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
功名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明府推官
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也旣請歐陽公爲其銘
又請余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
之塚上也余辭不得乃爲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

豈其然何則使公得遇如太宗明業豈不偉乎奴僕
薰蕕之餘何能爲孟子之沮於臧倉而以不遇魯侯
歸諸天故曰幸不幸命也然歷五代宋元至於今千
歲餘而公之清風高節終古常新言柳公之墓聞者
莫不興起焉一隅之墟一坏之土云乎哉於以見民
之秉彜好壯懿德而爲善者勸也彼阿附爲權奸以
自托適以自隕如柳璨史秦之徒亦何其至於無知
乎惴惴焉奉而寶若揚涉者輩視公之直道
保一日之富貴也而狗彘其行萬世下使人聞其名

唾而罵之則以彼較此於今之得失爲何如故曰是非好惡者萬世之公也而小人輩猶軒然自以爲得計不亦謬乎讓與既新公祠即公墓拜之斬艾荆棘之交道而立石遂書此爲之記

脩復宋蘇老泉先生墳祠記

余承勛

嘉靖壬子春臺史汝南喻公時按部眉山夜夢與東坡先生接因謁三蘇祠爲文祭之歎曰東坡顛潛葬於吾鄉之汝穎間墓至今存也惟老泉先生葬眉山

故墟按歐陽公誌墓在武陽之可龍里豈爲人所發
滅其跡久而無所考耶遂命其宗楊侯秉和主彭
眉間求之竟弗獲議者謂東西十里廣福寺者相傳
爲老泉勅賜守冢之寺也即其地封而祠焉弗愈於
終亡已乎不然顛瀆墳院記有之廣福爲先公文安
府君墳側之精舍也距墳四里許翁初卜葬得安鎮
之山有泉曰老翁井墳距泉西南祗十餘步爾今之
求老泉墓者舍寺而求諸泉遊之矣侯乃度方里以
諮其泉遂得之於石龍東岸之柳溝山中其山壯偉

環抱泉全然出於兩山之間畜爲井翁謂壅書協吉
爲神之居其信然哉乃復得聯槩於山楹之下雖無
埋辭翁祭程夫人文惟子之墳鑿爲二室徵夫泉與
允信乎爲老泉遺冢也若石龍者適在彭眉界中豈
可龍相傳之誤耶侯因諭居人我弗爾罪圖別址以
徙爾居我將治泉允構祠宇乃封乃樹申樵採之禁
於守冢焉庶幾老泉之靈爽栖於此矣遂約其勞費
以闡於臺災從之未幾祠成侯屬承勛記其事仰而
嘆曰老翁井僻泉也自老泉而有聞焉今老泉墓泯

矣據老翁井而復得之翁之井銘曰惟我與爾遂終
不泯翁與泉何異世相遭之奇也哉說者謂東坡頴
濱若歸祔翁所謂庚壬之穴則翁之墓至今存可也
不然老泉嘗欲卜居河南貧不能遂二公蓋承其先
志者今二公塋域中亦有小眉山山西望慕願風景不
殊又安知老泉之靈不往來遨遊於汝穎間耶至三
蘇氏之所以存者歐陽公銘曰備與明允亦既有文
而又有子故其父子兄弟一時文名震京師其終也
忠愛孝悌之節率可以表見於天下後世其存而不

朽者在是矣又豈繫於一坏之王爲蘇氏有無輕重
哉若夫臺史之文章氣節視蘇氏異代而齊光者故
其感契之深寓諸夢寐極意而推表之矣嗚呼佳城
見白日而滕公塋峽槩墮而王果復管歛之今老泉
之廢井亦幾五百年而遇臺史封而祠焉非異數也
已乎翁諱洵字明允號老泉其詳在宋史傳茲固略
是舉也憲伯陳公常道楊公守約叅伯鄭公光溥學
憲陳公濬先後贊成之若吾鄉苑馬少卿吳君嘉祥
憲副弟承業亦嘗與泉諮焉謹錄以爲記

潛溪宋先生遷葬記

彭 華

金華潛溪宋熈濂先生博極經史有家書發爲文章
奔放雄豪與司馬子長馳騁相上下而理致過之在
前元時已負天下之望徒以元亂退隱龍門山著書
以見志

太祖高皇帝於庚子之歲初定鼎金陵卽遣使聘先
生先生愔然應詔一見卽加禮敬尋命授
皇太子經先生開導詳明且日侍

上左右敷陳大經大法及

高皇帝定有天下凡所以立陳綱紀詔諭臣民定一代之法以垂無疆之休其超出有王永庇萬世雖出

天縱聖人宏模遠識而替襄黼黻於左右者寔維先生是賴先生之名薄海外內罔不聞知而列侍從被眷顧恩寵之隆無與比者晚有致政之命杜門山居不幸以孫愼得罪坐是遷于蜀卒于夔遂寓葬于夔府之西蓮花池山下洪武十四年五月也享年七十九有二既而蜀獻逆思其賢遷葬于成都之東二十里許賜田以供祠祀後有十有五年爲成化二十一年

巡撫都憲孫公仁巡按御史俞公振才憲使周公

既歸藩臬諸公循拜奠墓下四顧徘徊慨然興懷周公
以地理家山水不環會土脉淺薄語同宿蓋謀遷之
愈憲潘公璋特啓於蜀王王慨然命善相地者卜
吉地上得其三其一宋承奉環已規爲壽藏矣

王以諭宋宋頓首曰臣經營身後計久矣且有居室
數千間號淨居寺又有田園若干又有池塘竹木之
勝今卜者曰吉可以遷葬宋學士惟殿下命臣不
得而有也凡百可以供祠祀者并以奉祠臣不得纖

毫有焉 王曰甚善后聞之喜甚手錄

高皇與宋手書暨

諸勅暨一時名公卿替詞以進 王益感歎遂以是

年十一月十二日躬臨墓所命左長史蕭用平致奠

且召其子孫錫春甚厚墳旣啓棺漫散且朽幸遺骸

尚在乃易棺重斂以十二月十三日改窆焉廢淨居

浮屠像改爲先生祠予以妥先生神靈周公走書數

千里至京師求予記之將勒之石以垂永久昔者文

王遷葬朽骨武王封忠臣之墓聖經賢傳特書之以

爲美談今 蜀王之於宋不獨封之而又遷葬焉而
又加祠祀焉於禮有之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賢王之所以興起民之不苟者固有契於先王之盛
典而克繼 獻王之志無愧焉者於此亦槩見矣且
周憲使先舉其端宋承奉克相其成而卿佐寮友咸
欣然左右之無有齟齬於其間而宋先生之靈遂獲
妥於此歷千萬年其如存嗚呼先生雖不克正首丘
真可以瞑目地下無遺憾哉

復翰林學士承旨宋先生墓記

天生名世之賢輔弼一代之治其德業聞望當時人重之後世人慕之固有關於乎氣運而不偶然者也若翰林學士承旨宋景濂先生其人焉先生在

國朝洪武間以長孫慎坐法謫居蜀之茂州行次夔門抱疾而卒旅墓蓮花峽下永樂間蜀獻王念其爲開國文臣之首具棺移葬成都之東郊外積歲久之墓幾湮毀人咸爲之次不嗟涕泆成化間惠王謀易窆地以圖其永於城郭不數里許營先生墓且爲建

道記周禮潛溪翰苑芝園蘿山等集醇正雄健辨博
宏深敷闡大猷灑飭治具陶冶造化之英華啓發聖
賢之蘊奧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于古安
能與於斯先生真名世之賢也然而末路崎嶇茲命
矣夫命當道力舉遺典而崇重先賢是克知所務者
也嗚呼先生功在當朝廷交傳後世始將與日月爭
光無媿言著君乃追崇之典實維始於今日予小子
敢託名以傳焉

宋特進左丞相贈太傅忠肅虞公神道碑銘

虞懷忠

宋紹隆之際有社稷重臣曰虞忠肅公魏然爲百代
標表云公諱允文字彬甫其先系出唐文懿公世南
後徙蜀隆州父封秦國公祺登進士第卓犖有大度
公事秦公及母太夫人甚虔謹母歿廬墓側白鳥來
巢時稱其孝感公紹興中舉進士知渠州時秦檜當
國忌蜀士檜旣歿公乃以薦召對論士風大槩言以
文章進者切其輕薄以言語進者黜其巧僞以政事
進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嘉納之除秘書丞

遷禮部郎時史浩擅權主和議誤國是公力言和不可恃備不可弛淮泗之防不可稍懈已而金亮果敗盟自將兵百萬渡淮中外震懾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一戰而犇兩淮盡失金軍大臨采石公受命犒師時虜騎充斥我兵星散公以忠義激勉諸將或謂公宜灼幾自固則正色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收散卒布陣列戈船爲五部分甫畢敵大呼譟絕江而下直薄采石公帥將士殊死戰遂大破虜亮趨瓜州爲其下所刺捷聞上大喜曰允文忠義出天性朕

之裴度也。上至建康，以公充川陝宣諭使。時史浩議棄德順三路，公疏力爭不可。湯思退議棄唐鄧海泗四州，公復力爭不可。凡所言皆關軍國大計，朝議絀不用。公亦力執不撓。乾道初，兩叅大政。及其璘卒，復以樞密院宣撫四川。上書聖主，得賢臣，願賜之乾道五年。大拜公。輸忠輔導，尤加意士彙。置材館，錄一時名士如胡銓、王十朋、趙汝愚、洪适、汪應辰、周必大、李燾皆推誠薦引。又言朱熹不在程牘下，宜登用之。必有啓沃之益。恭摺奏大臣休休有容，以能保國家黎

民其公之謂哉忠肅縉核古名碩無忝爲大臣者於
唐得狄懷英裴中立於宋得寇平仲李伯紀是四公
皆以章縫儒生功安社稷而忠肅公慨然奮翫其後
實與四公異代齊名其所遇之時不同其心一也謂
公爲宋社稷臣諒哉予家先中丞敘次譜系寔出公
後茲予按蜀道經仁壽展謁公墓泫然歔歔慨慕公
之流風邑尹梁秉禮爲崇封樹清出祭田五百丈令
僧人法旺佃種以供時祀又伐石丐予言予竊惟人
臣致身匡國安常處順以抒猷制勝其成功也易爲

力唯當戎馬跳梁大兵犇北國事岌危之日乃能出其忠力摧彼強虜以措天下國家於泰山之安此非才與誠合以社稷爲已任者疇克臻茲哉予每讀宋書至忠肅公傳未嘗不歛衽正色若挹覩其侃侃然堂堂然也公真人傑哉秦公阡表業有任文史文予茲復爲公碑而系之以銘銘曰猗忠肅公矯矯人龍忠弼丹厓氣凌白虹紹興之季愴壬登庸公排其肝如草偃風金亮孔熾窺我淮泗戈船千艘貔貅萬騎樞臣鼠竄驍將狐避公摧其鋒如虎驅兕乃梟黠虜

乃固宗社克殫勤勞不遑夙夜德順唐鄧均不可舍
其言如日照野綸除大拜柄握中書材館有錄
賓榻無虛熹銓朋思皆世大儒公薦其賢如茅連茹
中立克養懷英討賊平仲莪莪伯紀屹屹公兼厥美
並崇厥德穆如清風赫若皎日隆山之鄉皇塔之陽
玉藏千禩金肅萬霜德馨未沫厥后克昌於鑠勳庸
視茲銘章

忠州重脩唐陸宣公祠墓記

趙貞吉

唐以來謫賢之居巴蜀者未有若宣公之著者矣卒而遂旅葬焉亦未有若公之卓者矣蓋公之道足以師表百代而遇竟厄於一時遂使公存社稷而身沒蒿萊故志士仁人爲之掩涕耳夫舞綴長短可以觀德公亘古人也宜崇報祀以示不忘於久遠而祠墓蕪沒流風泯隆無以妥靈靈而慰瞻式豈非後賢之責而觀風者之過也與頃年巡撫四川閩中黃公始以督木行役過州徃省公墓於南山之下見之爽然感焉即命吏授式經始政治之無何堂除寢室亭城

庖福悉極繕緻已又增其割域天其表柱廣其稷畝
蓋踰年而衆務俱備即黃公遷爲川貴總督駐節辰
沅而胡南羅公代之於時助役者巡按御史郭君董
君查盤給事中李君御史劉君督水郎中李君副使
樓君王君叅議繆君僉事張君志合而聲同成黃公
之美也受成董事者重慶府知府薛君趙通判偉黃
知州器重自指揮世簪役勤而事集相黃公之志也
聞二公又欲訪公裔於嘉湖謀卜于其家大保東湖
公而未即至至則典祀有人愈備也嗟乎公沒千載

而崇報之事至是始備非諸賢力取以爲己責而任之抑安能慰已往之忠悼而成曠代之偉觀若是之盛也哉乃黃公頃以書抵予則惟欲予抒實事以張風教不啻悼其不遇於一時而已也則其見誠卓矣予不佞安得不掇公之大者於以論吾巴蜀夔庸之士使知慕公以彰雅道於無窮顧區區責限於裴氏之子而重爲公戚戚也哉予聞之公之所以軒輊今古之才賢而鮮與之儔者有四道焉致主之忠也經世之才也學術之正也文章之美也夫四者之中誠

得其一端而畢其能事亦足。以名世獨立矣。况于四
者之並盛乎。公之所以度漢跨唐畏宋而難儒者以
此。蘇子瞻曰。公智如子房而文則過才。如賈傅而術
不踈。是公之度漢也。魏公徵看其忠與才耳。韓公愈
工其正與美耳。是公之跨唐也。故論者曰。其慨宋之
范公希文乎。身總四道。足以匹公。而予亦以爲知言。
觀其言宗。謨訓學原。誠明蹈規。履方行無疵。翳風義
趣舍軌法。皆合地居實。近無愧憲章矣。然范公英特
邁往。而公則淵冲。不盈。即其四十罷相。已幾不惑。五

十處約隣於知命大用之則龍驟虎變而散之無垠
遠擯之則聲藏光涵而斂於無朕是公忘名獨契乃
范之所宜畏也然則畏公直嘯道真而爲亞聖之儒
王佐之侶者非耶嗟乎傳崖之有臣如此而未盡其
用也於公則何憾矣夫論公至此則向者以其阨於
一時而爲公淹涕者誠不足言與然非黃公之嘉樂
前修而見之卓也孰爲一啓予也哉因併記之以告
吾邑蜀夔庸之士知慕公者使自擇而勉焉

漢揚雄先生墓記

郭子章

予入郾進諸生問揚子雲亭對曰揚子故有亭已改
爲書院祀揚子其中已復改爲學宮移揚子祀鄉賢
無復亭矣問揚子胤對曰郾無後揚子者予曰揚子
五世俱獨傳一子宜不蕃今海內亦鮮揚姓者微獨
郾也問揚子墓對曰墓在邑西二十里蕪穢不治里
中而樵牧其上行道嗟憐予曰是即非侯巴所名玄
冢者疑衣冠塋也不宜盡銷滅乃檄有司封之上周
遭樹以栢下令禁樵牧成都守耿子健衆郾令李某
請題其墓石予題之曰洪揚法玄先生之墓子健手

書之付耶令勒之玄石耶人而后乃今之死士壘貴
矣夫法何也法言也夫玄何也太玄也揚子著書繁
富如及騷廣騷畔牢愁甘泉羽獵等篇至老而悔之
獨法與玄其大者秦中郎題大丘曰文範顏延之題
元亮曰靖節皆其大也嗟乎世之訾揚子者訾其不
死漢而臣莽予師胡廬山先生爲揚子辯未仕莽累
千言顧亦未有確據美新安漢二篇卽揚子百咏無
以自解予謂美新不劇漢而劇秦法言不曰繼漢而
曰安漢揚子之心蓋亦有大不得已焉者且石今國

亡而死者度不死無爲也其不死者忍其死將有爲也殷亡矣洪範未衍箕子何以死子糾亡矣春秋未一匡四稱久觀諸書未就管仲何以死司馬遷辱矣史記未竟遷何以死故曰死有重於泰山又惡知法言太玄二書不就於漢亡之後邪又惡知揚子之不死不爲是邪予因題揚子墓而系之曰法玄明不死意也嗟夫李令伯唾漢爲僞朝予過彭山冢嶽嶽若封譙周勸後主降魏而千年一丘坐据克國之堂又何於揚子過之深邪而不一剪其松區也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墓祠碑

趙貞吉

惟

皇天薦我 明之祐間出哲臣爲 社稷隸二百年
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隸事最
著矣蓋正統也巳土木之知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
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

以一刺詒彬入賀獸吻縛之殺柳虎之機此蕭張擒
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宮卒令掃迹出關成逐
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
倒矣信擒而郿塢之臈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
已乎然後清宮警道迎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
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
已乎嗚是時公之勲名著矣風烈高矣將造物者亦
忘公耶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
以癸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聞長老云公

始定策迎立之際亦援往代母子故事以動

宮陛矣蓋以安社稷爲急不恤其他也逮詔中外

上于時無難焉遂行之耳心豈有他哉四子起而持

之是矣弟無肯亮公之心耳公可辯耶公嘗嘆曰衆

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

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

不知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特以處

君父骨肉情禮之間身任兩倍之責豈敢操一切

徑情之說乎必推心掇度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

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俟 恭陵掃宮役作而徐圖
其後豈必盡晚哉然欲卽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
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於去以免義我尤也以此
夫徃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權據
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無臧異之厲四子之
於公奚爲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人我
尤也以此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錮於習
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寔繁徒致

聖主懷怒疑有諷嫉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變

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事我尤也以此夫以公
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也
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詩曰我思古人俾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君子曰去
易事也而公之去則天下惜之者爲大業之未終也
然

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宣偶一思故劔而左
右測其意在於我

世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識

皇心之默存於定策豈不然耶故十年之內

九重懷隣意切矣然

環詔雖勤而膚效未奏也假令公垂老尚在則

皇慈豈忍俾終於棄捐乎應知珮可宵還劍當晝合
矣惜乎天之斬之也恭惟我

皇上知

世皇之意也改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憫忠以慰仁
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於來裔裔乎

盛德曷以加哉往者奪門輩爭甚于公之譴乃

英皇獨難之爭者曰不如是則今日之舉無名而于
公殲焉時惟

憲皇帝知

英皇帝之意也卽改元初亦爲洗雪而嘉勞憫忠于
公復完嗟乎二公力於公家其忠同其受報亦類顧
不異哉乃若我

二聖之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月之照
也窮劫贊頌不能盡矣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
於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于

賢代典章條格人才政績邊防扼塞軍伍錢役叢
遠適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
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凍廠功乞封已持

內旨引內官劉馮說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
非封自身也事載岳父類傳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
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
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
可易測者矣初輟草處武勅已瀆死逮

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念七日駕抑奸雄如秦如

瓊稍踈皆足以死

新詔裁軍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
百五十三萬餘石者洵洵諤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
人榜于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隣死矣然而不
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也者耳論者謂公委任
半於古人而功勤倍熒徃代以負荷危艱名世者皆
當出公而信矣獨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尤雜梁公
曰天生斯人以承今日之事太近之任不可代也於
是虛閣中首撫侯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

何鄉天庭忽有靈華飛薪傳火兮燈交光儼雲斷兮
羽蓋顧形骸兮難將

右侑神之曲

擊鼓其嘈金沙之郊雲冥冥兮水滔滔嘯于岫兮鳴
于臯君乘舫耶乘躡石嚙月兮山嶠掀髯扼腕談何
高登樓慷慨意初消喜相逢兮雲中簫愁相追兮澗
中濤百年懽會在今朝君不留兮我心勞忽空明兮
澹足蹇獨立兮逍遙

右送神之曲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居來

張公墓誌銘

王世貞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銅梁公之乞歸也實在萬曆丁亥云蓋三上而天子猶難之最後不得已乃許馳驛以行而一時公卿大臣咸謂公甚壯武即縣官有緩急必召公旣歸猶日徵公起居食飲狀以爲國輕重而至明年戊子公卒得風疾不起天子爲之震悼輟朝下宗伯太宰司空議贈公少保予祭九壇俾工部郎馬魯卿治塋於是公卿大臣西嚮咨嗟歎

息曰 國棟摧矣公既易簀謂其子曰葬我必以干
元美誌銘元美友兄弟也而劉玄子爲見時交其必
玄子狀之於是其子錦衣君叔琦等十以庚寅夏四
月葬公於鳳皇山之陽塋而先期奉玄子之狀以請
于從金陵得公計即爲位而哭以此辭寓夏官之役
於公里即不能下從公而又何敢辭公張姓楚之孝
感人其先有天性者避元季兵亂竄於蜀滌入於壚
之銅梁係籍焉再傳而爲迥配汪又傳爲異配劉又
傳爲文錦是曰南溲公配沈自南溲公而上迥迥皆

以公貴贈如公而配皆一品夫人公諱佳胤字肖甫
初自號嶺山以其家在居來兩山間更之曰居來山
人沈夫人感異夢而生公公少穎敏秀俊異凡兒七
歲侍南潒公舉古書傳語即能談質如素習者日誦
書千餘言十七爲諸生義試輒冠諸生時重慶太守
光州劉公出行部得公文而大奇之使與其子游即
玄子也劉公固以古文辭名又好談兵多奇文籍盡
以屬公公間與公亦談英雄而歎曰夫世英雄者其吾
家子房乎當其動以無之用當其靜以若之用卒遇

之而若素忽歛之而叵測若父子之談笑於裘甲周
條侯之安卧於攻壘斯其壘矣玄子異其志而公又
益習先秦西京言正止於黃初太曆之間多所厭咀
矣二十三舉於蜀明弁遂成進士出補大名之滑令
滑故三輔巖邑也公至按宿牘讞決若神而恒以情
衷法而行之兩造甫畢各得意而去吏民之嚴愛公
若父母矣時緹帥挾其寵張甚其所遣調事官校
與詔旨竝重公一日晏坐有弁而惡裝者一髯輔
之至邑門問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公下與語

徑前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連胥吏以
下皆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匕首交置於項公心知
所謂曰若何欲曰予我萬金公陽驚曰我何所得萬
金髯者曰某庫有萬金公復陽驚曰庫金誠有之第
上皆邑賊長名氏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予公庫
金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 國引其項曰七
首胡不下髯者曰我何忍下第欲得金耳公徐謂曰
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帑授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
也呼一小吏前命筆書帑應賦金者三十曹曰緹帥

責金甚急可人賦致三百金來尋之時丞簿踟躕儀
門外尚謂果官校捕公既得公所賦金主名乃皆賊
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爲劫賊亟集此二十人者人
奉二十金而袖鐵椎前謁公謂民貧所賦金止此矣
公陽怒曰賦汝人二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二公橐
復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即自剄死群
縛弁者訊之名任敬髯者高華也使游徼四跡郊外
有三四輕騎皆逸去考問皆得其人殲於市公之見
劫時從容若無事者劫旣解斲卧達旦人以是知公

可大受矣公居邑多暇乃益爲歌詩而李于鱗守順
德爲比壤于鱗郎刑部時與余及同舍郎徐子與梁
公實宗子相及吳舍人明卿歌詩酬倡頗傳於人人
公意豔之乃謁于鱗出其詩爲贄于鱗大善之與折
節講鈞禮然公益心儀于鱗矣時歲大饑而富民有
故壅糴者公請於臺平價納諸倉爲粥以食饑者所
全活數萬計事聞特賜金幣公治理流聞法當首垣
省以年未及格擢戶部主事命于于鱗以書寄余盟
壇中有一留齋秦賦者張骨用也公實不死矣公旣

入遂與余比部德甫同造我而是時諸君子執文襪
翩自肆相砥礪爲高人之行且飛觴染翰卜夜無已
而公獨溫然其間若巨源濬冲而年又最少宗吳頗
跽籍公卿而恒呼公張少保云其後公加至宮保而
汪司馬伯玉書戲余少保今驗矣足下得無亦沾沾
乎亡何出權闕廣金帛公洗手出入毫髮無所私道
改兵部職方主事蓋太宰建寧李公知之也俄以南
潒公喪歸一切裁之有禮而哀獨至服除至京師時
蜀皆有吏部闕而太宰嘉禾吳公難其人聞公且至

曰此佳吏部郎也至則補故官而少日以司勳郎請
時權相分宜子前已知之風公賂而不得乃曉謂吳
公是子故太宰私人今太宰亦私之耶具公持之不
得乃遷公膳部郎以自解而公故社中友若徙謫無
在者弟與南海黎惟敬汝南張助甫濮陽李伯承廬
陵胡正甫多所倡和側目者讒之分宜子曰故王李
社中白眼而譏執政者此子尚無他於是假風霾變
察諸官僚而公得謫矣謫而同知陳州是時子與守
汝寧而明卿由謫遷歸德司理三人相會自愉快然

公獨不自處遷客勤脩其干俟盜姦惕息中丞吳
蔡公嘗寔是三人者備客主禮時人稱之遷知蒲州
蒲於晉最雄其疆王貴家櫛比而亟遭地震之變廬
舍畜牧無所賦不時供公委曲拊循之而威亦不廢
若它所操攝則遊刃解也銓部雅知公之屈而得其
政理超河南按察僉事飭潁上兵公益得發舒潁毫
之間謚如矣尋改雲南爲提督學政以經術文雅振
諸生昆明黜蒼之勝皆以古文辭收之自是公望益
重遷參議廣西入飭大名兵備爲副使分守甘州爲

右叅政按察山西爲使所至有聲實吏民所頌稱山
西之未幾而復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應天
等處軍務兼巡撫公乘傳至九江而安慶以兵變聞
道路洶洶爲梗公夜趨潛山屬九江兵使者使郵報
安慶軍門且夕至矣會叛卒前已就擒餘黨謀外應
者脅息不敢動而公自桐城走金陵任調得其實則
安慶之衛體宿重與郡守抗而守志隆以故南兵部
出稍裁之而又嚴核其古役指揮馬負圖張志學張
承祖忿使其舍人挑悍卒故嘗爲盜江洋者吳錫等

張旗幟犯守守跳遂行剽人財帛守已與守備設
平之矣公乃具疏上其事請一切正法而留守中貴
人意惑之謂守實激之變以搢公公不爲動詔逮指
揮等論死而以錫付公行法焉守卒得自公出履行
諸郡縣務持大體不屑胥期會務以民瘼吏弊爲急
時余強起大名遷山西皆得公代不相及余奉慈諱
歸而公來按部相持而泣權甚比余服甫除公與郭
御史之薦劾上矣余起湖廣入爲太僕卿公猶在事
念太夫人老欲奉之還蜀上疏乞休而太宰楊襄毅

公倏蒲人熟公賢而固留之所以褒揚其至然公聞
嘗語余必歸矣吾之承之茲土也故相新鄭公質才
我而次相江陵公從史之吾以爲大臣一意爲國用
才而已兩無所報謝二公乃兩疑我以爲必偏有所
厚新鄭去矣而江陵公方柄國是且甘心我而安慶
倅王應桂者故爲指揮孽守志隆者也公極論其狀
應戍而南臺與之有連曲庇之得未臧因入其蜚語
申公江陵果信之俾聽調用公欣然奉太夫人歸蜀
公歸而諸謂公寃不蔽白簡者謂公賢可大用者籍

籍江陵公不自安又察知公密器無他厚乃大悔曰吾
幾失此人時江陵公雖岐而密能爲縣官急才尋補
南京鴻臚寺卿公始獨身之任未幾遷南光祿卿擢
右副都御史巡撫真保諸郡密發江口而太夫人之
計至矣公噉號不欲生括髮粥飲晝夜馳歸哀毀如
失南溲公強自力治塋旣襄事推先人之產直千金
者以予凡服甫除而召撫陝西未任改宣府公爲宣
府之未幾而虜別部長滿五擁鐵騎六有闌入獨石
口剽掠時久已通互市矣公檄大帥麻錦伏兵邀之

生獲其副入賴滿五使求之辭甚哀公計以縱之則見狎侮之則見讐乃以屬大帥錦俾建旗鼓縛八賴將斬而馳赦之八賴叩頭流血曰微太師身首異處矣公諭以威德給之銀符八賴自誓不敢復闖入邊然八賴擾而滿五驕明年挾益賞公下令有淳予一餅一肉者斬滿五乃媮段奈台吉銀定倘不浪數千騎闖入邊有所殺略公移文順義王罰段奈吉馬駝牛羊以償然滿五銀定倘不浪強俺答不能制於是廷議有稍益之賞以羈縻者公上疏謂今日之勢與

曩曩曩者權在虜不得不申彼之欲以全吾之體今
者權在我顧乃屈我之體以伸彼之欲于哉即欲可
伸漸不可長彼苟叛而更大入臣自悉一鎮之力制
之不效則治臣之罪悞毋使虜輕我 上曰善虜既
聞公治兵互相怨乃更還所畧人畜獻馬百六十疋
牛羊橐駝稱之求勿解互市 上謂公處分能懼虜
勞賜金帛過當是歲公所減省緡錢以萬計城七堡
一城二堡又城獨石半壁貓兒塔三城脩南山邊墻
萬六千九百四十赤功倍而費省復書賜金帛入爲

兵部右侍郎未幾而浙江有驕卒之變督撫浙者具
中丞言故良吏也而不習兵嘗取 中旨臧卒月
餉卒訴之不聽遂噪而縛吳公車中冠履俱破至演
武塲羣詈吳公而數之且甘心焉會工部郎謙與二
御史往解譬百端然猶責吳公狀使給被餉而以二千
金謝過乃已吳公遂出遜於吳興當此之時吳楚閩
越之卒皆驕而督撫臣等至有火垣以防不測者事
聞江陵公曰孰能制之旣而謂吾得人也遂請公
出右僉都御史出鎮浙許以便宜行華公馳至京曰

約余出會余方稱道民謝不能出公謂若何而可予
謂不僂則廢法多僂則生變惟以時緩急得其魁而
已公頷之時陸與繩以少司空里居公過之謀與余
合然公甫與吳公代而市民之亂復起始杭城中諸
柵俱有役夫司下陬諸土著者募游手充之其後必
取身役其人惰多借貴勢以免夫數益以狹役益迫
而游手無所得食僑客丁仕卿假利便言之監司弗
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瓜瓠耶寧營卒之不若謀之
市猾構詛爲亂而會仕卿坐它法郡囊三木以徇市

猶相與慕忝之諸亡賴子益麋集行焚貴勢家謂庇其應役者遂破兩臺使門略其衣裝以出使者跳與三司俱匿跡佛廬以免事聞公謂其人曰營兵哨海者發乎曰發矣而二營留問留者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公喜曰吾知所以處矣速驅之從吏惴惴無人色公飲食談笑自若旣抵鎮而民行剽愈甚盡毀諸柵以快意千餘人且抵臺門公以輕輿出諭之而從者材官劍客數千人皆彀弓挾鳥銃以從公直前臨橋而喻曰汝曹毋反反則以天下兵孥慘汝矣且汝

必有所苦曰苦夜役耳夫強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
以免而監司守令苦弗聞也者公曰易耳柰何以汝
一憤易汝族即下令除役衆姑叩首退旣退而行剽
巨室竟夜火光亘天公夜草檄質明使一校馳喻之
衆裂其檄公大怒曰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
而靡耶召遊擊將軍徐景星使呼二營之長入而慰
勉之曰亂民之惡極矣雖然非爾曹比易剪也何不
自以爲功贖曩罪乎咸踴躍聽命公又呼黠卒之首
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

士也汝死法胡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踴躍聽命
公乃約束二營壯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凡四戰大
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仕卿與焉公擇其
豪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
惕伏或鳥獸散去杭人若更生公具疏以聞且謂邇
來有司奉行太過裁削太甚徒務虛名不究實禍以
至遠近離心乘機竊發始而兵變繼而民變誠見人
心不固戎首易生若非仰藉明威申飭法度其接踵
挾持不知所終蓋陰以風喻江陵公也江陵雖岐而

爲之少寬言於上優詔褒答以公奮身犯難定變
俄頃紀綱大振忠績卓異賜飛魚服金二鎰文綺四
表裏是歲以追錄宣府功又以考三載績後先錄二
子補胷子公私念兵且戢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生
變乃陽好謂二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罪可贖矣
予之寇帶二人意自得洋洋羣卒聞且有所侵侮羣
卒大怨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爲功得官而使我曹尚
惴惴也公度是二渠者與衆心左無能爲矣乃與兵
使者顧君養謙謀俾發諸營之卒哨於海而密以名

屬徐將軍下令縛之至軍門并文英廷用數而斬之
蘇若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誥之曰吾非不得
若主名以昔有微勛耳且吾不欲食言羣卒感股弁
唯唯既而曰吾曹始能食寢矣公復其疏時江陵前
死而代執政者以公功請上大悅拜都察院右都
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俾還部理左侍郎事當是時余
里居頗悉其事為志之且謂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
或知之速而能當緩而能密則非所與知也劉玄子
聞之亦曰子房之籌與趙文子條侯之膽少年時所

自許何若左券也公旣符代道拜兵部尚書協理京
營及政尋又改兼左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三鎮兼理
糧餉公之在浙也蓋不獨兩定大變而已所規畫十
議革保甲開架差稅不使者皆奏而行之浙人至今
奉以爲繫令而相與謳思公不忘其生祀者公旣至
薊門申約束蒐卒乘信賞必罰大將偏裨以下凜若
負霜雪又似得春陽而嚮之也時遼左與大虜土變
近而開原故屬夷遑家奴仰家奴與之通爲嚮導數
犯邊遼左之大帥李成梁者素負勇略麾下有強兵

公虛心寄之以二奴賊爲急成梁率精騎搗其營斬
二奴及裨酋四十五級甲首一千五百六十三級鹵
馬一千七十二匹駝羊弓甲稱是捷聞告郊廟獻俘
稱賀加公太子少保錄一子錦衣百戶世襲予

誥命金幣土蠻三萬騎入寇寧遠伯拒之大有斬獲
賜璘錦衣金一鎰文綺四百戶之應襲者爲副千戶
公戒寧遠伯虜不得志出必更入善防之寧遠伯設
伏以待而身自搗其營獲酋長十三級餘賊八百三
十七級優詔進公太子太保百戶之進爲千戶者得

世襲密是時山海關外之屬夷曰董狐狸部曲頗衆而桀黠多詐貪功者以遼兵之彊也謂薊兵夾而攻之若振稿耳公獨謂邊釁不可開藩籬不可撤得無行而他所陳備邊諸筴俱報可公嘗慮出入要害督工築之爲墩者有七十七爲牆者六萬五千七百赤營舍千八百楹屹然金湯矣兵部尚書缺廷推公上遲徊久之乃決入理部事當廷試充讀卷官歲決重辟當廷審秉筆者爲吏部而上忽以屬公蓋重公也公爲人坦心大度而性又愛客有以執文至者

無不延納容氣益發舒或自詭能得公意有所關說
公雖不之許亦不問而中貴人驕故以兵部爲外藏
公多執不之應以是怨公臺諫乘而有訾公者賴

上知之然公以盛滿自抑桓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也吾家子房非師哉二上書乞骸骨辭益懇始得
俞旨歸而買田巴嶽玄八宮爲靖廬延道士與共居
又謁潼川州雲臺觀玄帝像曰先太夫人意也爲文
紀其勝飄飄然有遺世志云將盡刻其詩文集走書
金陵謂王子爲我悉序之前是已敘公詩及奏議矣

書至金陵之日而公卒於乎明興以來稱文武才
者獨王文成楊文襄王肅敏而已肅敏小孫於武而
文襄踈於文非公比也公之就大矣不當以一雕蟲
之技與不佞還往之私溷公誌然公之精神實注焉
尋曹子桓所云云可以已哉公集若干卷行於世配
一品夫人何氏有婦德佐公至貴老夫夫子五錦衣
指揮僉事叔琦娶冷恭人鄉貢士叔珮娶舒南京左
軍都督府經歷叔璽娶高女一曰蒲適高元之向夫
人出也國子生叔珂娶高恩生叔環娶楊女一曰潯

適高任之側室趙氏出也女一曰杭久氏出也諸孫
男十人女十人元孫宜孫保孫同孫女曰蕙曰壽曰
芳及未名者叔琦出也肇孫女曰變者叔珮出也貽
孫振孫明孫女曰雲曰祥曰保曰瑞曰桂叔璽出也
蘭孫女曰淑叔珂出也所婚字多名家 銘曰惟滑
其邑三輔西偏公時爲令暫而少年劫盜之雄募挾
金錢公色不動授策外援卒以身免刎首遂駢其帥
上谷網微猾虜彼不自意有所縱舍綏之以德振之
以武譬若驕稚繫我掌股或朴或乳無敢齟齬其最

艱者莫若錢唐亂卒虎伏民乃鳴張公曰驅之從
什僵乃乘輿示以周行彼陽伏從而更披猖大勇
赫然呼此戎兵留者二營爾罪實輕殲彼狡徒雪爾
罪名戎兵懽呼公賜更生受律賈銳薄彼鴟狐若掃
敗葉纍纍就俘斬頭穴胷血流爲渠餘黨遁巡弭耳
以適悍卒犯帥胡可弗誅司之彌歲乃獲首渠彼實
不知益縱以驕縛之轅門懼不敢囂曲赦二營以全
夙要迅霆一收白日昭昭公之心儀乃在子房及其
作行寔等汾陽單騎走敵氣吞胡羌收繆絳人天威

忽揚歸從赤松始得歛藏猗公之武不取攻闖猗公
之勲不在甲冑仁心爲勇教以弘就造物私爾胡不
竟究文士無用敢藉公毅